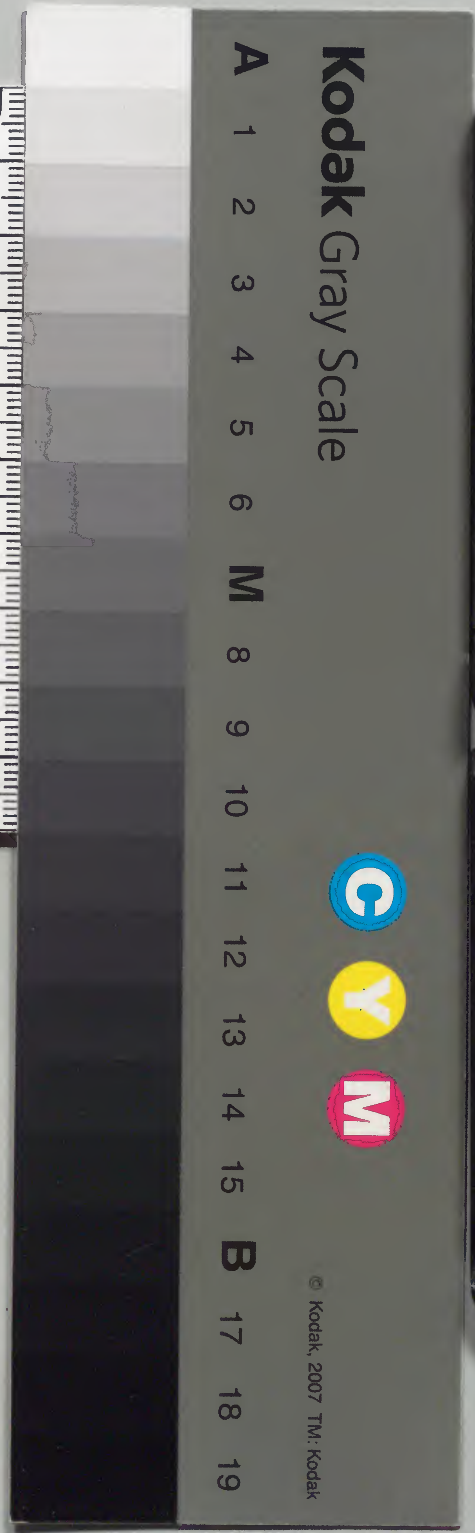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一	一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789	
冊數	24	(8)	
函號	297	43	



資治新書卷之十一 目次

判語部

姦情一

淫姦類

姦情二



盤獲婦女事

倪伯屏

姦盜屠孤事

秦瑞震

淫姦滅倫事

侯筠菴

強姦服姦事

李映碧

姦情二 強姦類

強姦機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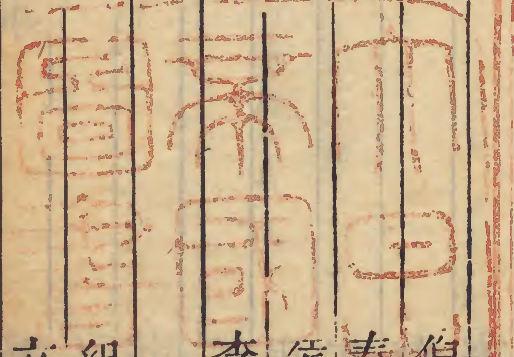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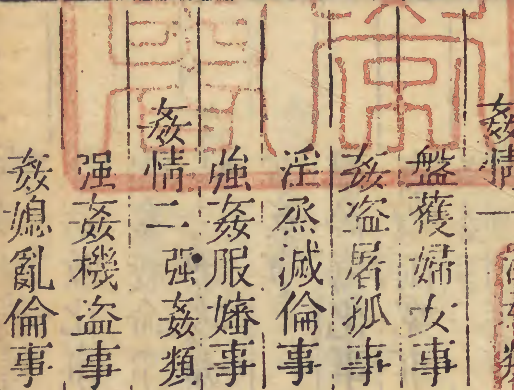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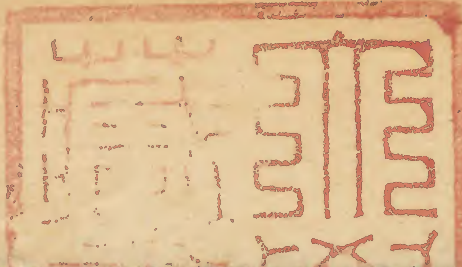
紀子湘

姦媳亂倫事

文太奇

資治新書卷十一 目

紀子湘



窩叛劫擄等事

趙五絃

岸姦敗化事

李映碧

強姦殺命事

趙五絃

姦情三 和姦類

斬姦事

周櫟園

獸衿傷化事

文太青

姦殺兩冤事

顏孝敏

首姦事

李映碧

憲斬刳妻事

殺父謀佔事

姦情四 姦拐禁

姦擄事

李少文

宦霸妻女事

趙五絃

天敗夥拐事

周簡臣

賞審究結事

紀子相

打死叔命事

傅野仙

姦情五 姦殺類。因姦致死者同入此類

姦殺真命事

秦瑞寰

人命事

秦瑞寰

黑慘事

秦瑞寰

殺夫賣女事

倪三瀾

強姦殺命事

芥子園

天敗叛露事

秦瑞寰

姦抄事

裕爾遐

地方人命事
妒殺男命事

陳斯徵
趙南金

活殺祖母事

張樵民

活殺女命事

趙韞退

姦殺異變事

陶康叔

人命事

陳麓屏

案盜殺命事

盛柯亭

打死弟命事

趙南金

謀殺男命事

趙南金

四號烝弑事

王貽上

活活打死男命事

沈惠孺

姦情六 殺姦類

自首殺姦事

文太青

稟報事

王望如

霸賣拐逃等事
地方人命事

趙五絃
陳斯徵

妒殺子命事

趙南金

姦情七 雜姦類

謀殺事

趙我唯

人命事

周傑國

妖亂橫殺事

秦瑞寰

姦情八 誣姦類

姦殺女命事

陳臥子

逼姦寡媳事

顏孝敘

強姦滅倫事
勢奪大宛事

顏孝敘

污嚙照冤事

張蓼匪

通姦事

竹淇園

勅斬淫豪事

翁維魚

急救女命事

張梅菴

資治新書卷之十

湖上笠翁李 漁菟輯

姦情一 淫姦類

盤獲婦女事

倪伯屏

張四以人奴上姦主母某氏復進其同類相與宣淫且其望以逃氏偽為男服非巡司之詰不幾漏網乎致宣父以氣鬱隕身七夫以含羞祝髮而淫婦乃投繯焉即寸斬張四不足謝諸人恨法無可加耳

姦盜屠孤事

秦瑞寰

某氏生有三子不能安室而與兩賊獲為伍不戒卧

楊之搜翻爲淫奔以暢慾未亡人之舉動若此乎氏與王有雖遭冥誅採芹卽榻下人也斬以謝王誰曰不可

淫烝滅倫事

侯筠菴

品莫嚴於士行莫醜於淫况上烝之惡律禁詳切豈以列名膠庠而可嘗試者供丙生名廁儒林儼然士君子之號顧通姦祖妾至於懷孕無忌有醜面目視人罔極卽口讀書不讀律而墻茨中葦之刺亦冥然不聞可憲斥爲衣冠禽獸憲臺駁謂地方有此殊屬不祥皆深惡而痛絕之職又何敢代爲請命但按

律議法五服之外則杖蓋親以盡而法漸輕先王好生之德與懲惡之典並行者也王氏分爲祖妾則已卑親越五服則已踈惡惡則誅意行法則援律褫衿杖懲似足蔽辜見奉院檄祥刑相應呈請祝網姑開一面者也

強姦服嬖事

李映碧

高之甲者乃高某姪而季氏則某妾也之甲以猶子之親時出入某室丙季氏亦嬖也豈若叔任之携妓東山而野花可以共玩者乎適其遠行季氏獨處之甲乘醉暮往季氏聞勃聲有聲且疑偷兒至矣迨披

衣起視則之甲也。於是呼捉姦賊而之甲始棄鞋走。今取季氏手中之鞋俾坤八以足承之。則足踣踣如有邪噫。不知足而為屨何巧合也。有此為券盜竈何辭本當從重究擬。念其所到之處去季氏卧榻尙隔空房一間。猶可藉口以寬其罪。從輕擬罰亦云幸矣。乃之甲猶有飾辭乎。則試問季氏在也。汝何為而入。姦情二 强姦類

强姦機盜事

紀子湘

審得某氏夫故子穉。往依母家胡國相貼隣窺艾。白晝闖入揪而逼之色。膽亦太無忌矣。幸嫂張氏聞乳

驚截以得不染。免親證周耀。董鳳儀勸息是難以酬。事自汚并汚人也。至搶銀之說。研審無據。捉姦時手。脚心亂求色不得。何敢復及財耶。冰霜嫠婦蒙此奇羞。罪難赦以家口堅請始開一面。今而後為行多露。不卜其夜且卜其晝矣。

姦媳亂倫事

文太青

看得田守成以雄狐之綏。無聚塵之耻。迫子婦某氏。十六歲之稚齒而汚之。聞控即逃。訪拏半月而就執。使非情虛膽寒。何不挺身昂首而自直也。猶稱子婦不謹於扈廚。而燒房懼打。敢為血口以誣之。及審其

兩隣薛應貴張元特孔有微烟而椽未見火况王氏
之奔歸在初八非初三則其遮辯不情亦明矣蓋其
初求姦之見格則有所奪之翁帽可據本縣既試其
項而符合者也既強姦之遂媾則有所碎之婦棍可
據厥婦又見着之而扯痕燎然者也婦即日而奔歸
其父兄抱恨而訴之通衛守成懼罪而遯諸遐野舌
既三緘罪應大辟戮此蘧蔭之凶滌乃新臺之憤庶
漁色於下者知警而人倫不委於行禽矣

高叛劫擄等事

趙五絃

審得馬白郎等一案歷審游移情態屢變縣之初審

口盜再審曰姦盜並行職細加研訊雖平日之黨洵
為夥盜而此日之舉實為行姦盜無賊而姦有據與
其坐以無賊之盜而開後辯之門何如律以有據之
姦而為當情之罪夫連氏一貧家婦耳携其幼女而
寄養於張明之家煢煢孤嫠原無長物白郎等夥黨
而至何所利哉利某姓之妻某氏并其姝小四姐耳
蓋某氏素有淫行惡等屢以日挑一旦乘興索某氏
不獲隨拉其姝而出易地輪姦慘不可言即皆坐以
辟似猶未足蔽辜但張來李居五皆已庾獄難起九
原而問之馬白郎朱成強姦有據律絞無辭魚小存

牛守已雖係同行。而實未成姦。姑從末減。至馬應瑞。象養奸黨。不能鈐束。禍生肘腋。階此厲端。固亦難免。於罪。但查前後兩審。並未供人同姦。且各犯亦未扳及。今小四姐。以已破之甌。血口橫汙。又何可輕信也。

庠姦敗化事

李映碧

審得生員顧念勤。有田二畝。為郭之甲佃種。念勤一日親往索租。人杳然也。問之甲。何往。伊妻葉氏。以他出。應念勤。艷其色。遂為入戶之挑。葉氏攔阻之餘。遂至揪喊。于是叔姑胡氏徐氏。踉蹌而至。一雄不敵。三雌。念勤始有裂冠毀髮之辱矣。甲之控。豈曰無名。

不必遠引古人。即以所愛所慕者。規之。

葉氏村姑貧婦。而有烈女子風。據徐胡二氏口供。謂其蟬噤不甘。幾欲自縊。曰吾頭可斷。吾身不辱也。該縣捐俸之獎。誠足示勸。彼念勤者。鬚眉丈夫也。得無悔其移步之錯。而有愧巾幗之爭。爭者。耶。罰穀示儆。

強姦殺命事

趙五絃

審得仲向道烏獸行也。與陳某分屬翁塔。其繼岳母孫氏。年雖少艾。猶之乎母也。輒敢同隙。凌犯裂衣強姦。以致孫氏飲恨自盡。傷哉。孫氏有古烈婦風。馬上淫日。烝明。干無上之條。強死曰厲。幽有難消之憾。所當適。經以正人倫者也。

斬姦事

周櫟園

審得富民翁懷泉廣債蛟川馮某則兵捕而開張米鋪者也有妻某氏婉約多姿時露風情與懷泉締拜義父眼下心前久訂桑中之約矣懷泉之抵郡以為東道主亦曰此銅雀別館耳而在馮某且以是為奇貨可居也察締拜以客歲六月馮某適有東甌之行其天假之緣耶抑某自識為眼中釘拔去以予二人之便耶昔何以和今何以捉夫懷泉則賈人也惜玉之心不勝其惜金之心所以來二十夜之叫噪耳王

美觀之燈炤陸敬之保認懷泉即百喙何辭哉而某猶激切欲休此婦以洗穢濁之名試問捉獲之時胡不鳴官而須之次日即云置酒慰息卧榻軒睡之恨豈杯酒可消者哉亦從前知情之一證矣懷泉設財漁色馮某賣姦誰真應分別擬杖

獸衿傷化事

文太青

柳木源以章縫之流輩而收他人之棄妾為專房詩書居然掃地矣至令失關觀之女貞而為桑中之奔良可唾也張氏之無良竟抱愧於鷄鶩據其素行應蒲鞭之辱姑免決杖留可嫁之門准收贖而歸其父

一語更辱於蒲

姦殺兩冤事

顏孝叙

沈繼文中年乏嗣娶妾延宗詎某氏之不端不畏行之多露若孫子栢藝業裁縫乘機贈芍謂織織女手可以縫裳遂致咥彼小星甘與同夢律以和姦亦復奚喙

首好事

李映碧

婦人以淫獲罪者惟艾氏差可原蓋緣伊夫蔣成坐毆死人命擬辟則一切體粥之需非艾氏誰任哉夫家既無舅姑伯叔已家又無父母弟昆嫁人乎則夫餒潔已乎則已與夫俱餒於是以逐水之苦情為點

金之神術此里人周全所以私其妻而餉其夫也胡全族弟周黨凝艾氏而謬希朋姦艾氏拒之亦曰一之已甚不可再耳若何為黨者遂以姦首也今召艾氏廷質則兩淚垂頰若不勝情謂恩莫深于夫婦而痛莫切於飢寒嫁人不可潔已不能只因心苦以致身辱爾時問官聞此亦慘然色動謂艾氏處此奈何若使蜚螳之穢飽改為立蠅之潔飢義也而非情矣于是代此婦謀令書其事於衣裾以持沿門之鉢夫乞之為名賢於淫是或一道也周全淫而不義周黨妬而不情應分別杖懲艾氏已經薄治合免的決

憲斬刲妻事

審得宋敬者已故銀匠周某之徒而沈氏則某妻周氏則其女也。先因敬以師弟故出入某宅心誕周氏之艾謀納為小婦適某以疾故遂假助喪為餌且出銀三兩質沈氏之宅以居蓋將賄母以通其女也。然敬與周氏年齒遠甚引禿鶯以耦乳燕彼沈氏者非眼內無珠直目中見金耳借口未知亦既抱子非沈氏之縱而誰縱也。迨綢繆既久遂欲以鸚橋之偷渡為鴈幣之明將同族英十等麾其聘物亦正理也有同姓異族之周士龍因聯膝薛之居硬主秦晉之好

合謀英十勾徐永之子徐一以配。茲據敬口供謂一非娶也搶也。夫以數十人往而盛其擁衛則亦慮敬有競婚之謀其實為娶其迹似捨耳。茲召徐一面質則翩翩少郎而敬頗有戚施狀乎况彼周氏者迎新有同覆水婦睽舊不作賣餅妻業耦一三載生子一人矣。若令宋徐兩家兒俱呱呱公庭不獨兩夫之間難為婦抑且兩子之間難為母。今宋兒已死惟徐子在合斷歸徐一完聚仍于徐一名下量追銀六兩以給宋敬若敬之隱姦為聘欺矣。姑念言雖不實事屬有因其以淫夫為出夫也一枝有餘愧焉。

殺父謀佔事

審得戚季威仲雖遠族弟兄然同姓不婚此禮相傳
 已久無容假借戚季頗無冠玉之美竊效陳平之風
 先年與仲妻某氏不顧宗盟輒恣野合固已貽相鼠
 之譏矣未幾戚仲物化氏改適他姓未幾其夫又物
 化季與氏藕絲難斷暗擬續膠名曰膳寡恤孤實遂
 前盟夙好十數年來氏為之共起居主中饋曰非夫
 婦其誰信之氏子某年已長成而聞喪豬豕藉藉
 人口烏能無柵盡西江之恨哉斷着子母移爨別居
 其原交產貨限于三日內清還君揚滅倫越理本宜

深究姑念此婦已經改醮而服制又疎杖有餘辜仍
 罰造浮橋船二隻以滌其穢

姦情四姦拐類

姦擄事

李少文

審得臨川生員何可進金谿監生谷嗣歐俱薦紳子
 弟而締葭莩之好何男谷女居室有年然谷氏佻而
 何子應明憨蠢是怨耦也緣嗣歐第三女嫁李曾乃
 生員李泰之兄應明婦數往視妹遂與泰通去年八
 月泰誘谷氏并其幼子私奔比何谷兩家告發泰略
 無慚悔携至會城潛匿朱好十家已踐桑中之期復

動扁舟之興臨川化為臨邛而廉恥義倫俱為掃地
矣及就質南昌詭出沐書婚帖指李祥為媒證無論
官門子媳必不以分鏡易銖兩即有之不稟命於
父母及夫翁者乎有妹為兄妻姊為弟妾者乎今鞠
本夫應明而應明不認鞠可進嗣歐而可進嗣歐不
認鞠李祥則原名張雲衢僦居李泰庄房迫於勢脅
令其頂名赴質者淫狐雖善幻其能遁形於光天化
日之下乎真西江一醜行也禮著聚塵不謂戚里之
牆有茨詩歌有鼠共知公族之子無裳婦慚咏雪之
家門士愧春城之麗藻谷氏誓着親父收領其離合

聽之本夫李泰既不齒於衣冠決難容於名教所當
先行褫革仍以和誘之罪罪之庶足以正風化而植
防維者也

宦霸妻女事

趙五紘

審得張士仁姦拐某匠之妻鄭氏情罪顯然無容再
議矣惟是鄭氏當敗露之日携女而遁人莫之知洵
有不可解者復拘士仁嚴刑拷鞠苦不招承責役搜
篋終無影響豈士仁之覆匿偏工而某匠之根尋獨
拙耶蓋鄭氏淫婦耳人盡夫也去蒂之花隨風逐浪
既已忍拋琴瑟何難再抱琵琶濮上桑間桃僵李代

固。有。之。矣。今。嚴。比。原。差。復。投。無。踪。甘。結。在。案。誠。恐。有。稽。憲。件。相。應。仍。照。原。擬。追。斷。給。某。匠。銀。兩。以。完。其。配。棄。婦。鄭。氏。俟。緝。出。另。結。可。也。

天敗夥拐事

周簡臣

審得沈氏之子用禮聘某女爲童媳年已及笄家徒壁立夫又抱病某女之一枝外折者竟逐飄風於陌路矣據告同莊楊氏指伯周應鳳拐遁伊家轉賣瓜州及吊應鳳質審則愚蠢寡人耳姿非擲果俠非押衙能携此女以遁乎且周與沈相去半里兩間草房內外洞見如琉璃屏廼云窩頓十三日何比隣之皆

龔警也。而楊氏之首應鳳亦自有說。應鳳之弟以六月死。而楊氏以九月嫁。陳國顯之先姦後娶已瞭瞭前矣。據訴弟在之日。楊氏業已有私。乃今魂婢未化。遽抱琵琶而過別船。不以急乎。尤可恨者。既諧燕爾之新歡。猶嗔鵲橋於舊阻。而遂以妄首爲報復之計。幸天敗各服其辜。此案乃從別題翻出。豈應鳳之弟致死有因人立之啼。其以是爲昭雪地。耶。姦娶服婦本應離異。念應鳳庸領此婦。以擇配。又增一番業障矣。姑斷銀十兩以當醮聘。一杖示儆。其沈氏之婦嚴緝另結。

賞審究結事

紀子湘

審得王仁八梓人也。其徒方超五。從之學規矩。而超五之兄方超一。以縫皮往來仁八之家。去年十月間。仁八生理。建昌留其妻某氏于室。超五乘機誘竊。復以其兄超一。暨超四為外應。買舟共逃。仁八入其宮。不見其妻矣。比控縣差緝。隨獲某氏。超一于建湖。超五遁焉。夫李氏淫婦人也。超五弟子之至無行者也。輪扁授斲技。未至平。成風。桑濮要盟。事豈同于奔月。扁舟烟水。連湖果五湖哉。羅敷有夫。野合非好。合也。合依和同。相誘律。超一減等擬徒。某氏收贖。斷令月。

八頌回聽其去。留超四超五。照提另結。

打死叔命事

傳野倩

某氏性同狐媚。行類鶉奔。王華一乃族姪之悍奴。也。與淫亂及華一之毆傷。厥夫某也。若氏不知情。何以厥夫未歸。預返親舍。以避之耶。既一律而不顧。又屢接而不。小。木蘭之故。貌作臨邛之夜。山。棄。燕。猶棄傲。疑矣。逃。礮。就。絞。尙。有。餘。憾。

姦情五姦情類。因姦致死者並入此

姦殺真命事

秦瑞哀

周卿禮法不閑淫色是好袁氏卿之表妹也玉鏡之
臺未下明珠之贈杳然而深入孤閣強借鴛侶氏之
貞心匪石卿之色膽如天縛手足強喊聲驚遁踉蹌
失履休云好事難成踉蹌悲鳴自分投環一死香雲
素紙足以明氏之志矣卿斬允監候

人命事

鄒濟姊姦冬嫂謀殺張宜鎗拐遞加橫屍田畝淫人
之兇若此哉彼乘涼捕魚者既有確證而同行之目

擊更真矣。畏途殺人。起於衽席。風流罪案。閱數十年。不結向也。速決爲快。

黑慘事

大都謀殺之事。必有所因。李玉與吳僕張某。本無夙讐。與某妻周氏。絕無夙好。非怨非姦。何因而謀之。况王之娶氏。藉李蓮爲媒。借妻舅家成婚。當時曾有受禮之人。未見有陰謀強奪之跡。何自某運官京回。忽與姦殺之狀。携婦而逃。亦其避勢之恒態。乃竟因此而煨鍊成獄。李玉論斬。李瑞且瘦死。不知讞者是何肺腸。恐李瑞不能默默於地下也。今質原告之吳福。

名是人。非明供爲運官所使矣。周氏供稱。運官避亂。其家挾之。投算收入內房使用。翻似運官。先姦後奪。夫死改嫁。不能忘情。故隨氏所在。則必有告。而深入。以至於此。仰刑官虛公確審。九撥數年。黑障速解報。

殺夫賣女事

丘黃梟獍存心。淫惡無忌。欲占王其妻張氏。遂與張經弼計誘合夥。同賈河南。行至僻野。而一持木棍。一持扁擔。突然攢擊。斃不移時。克慘至此。天日爲昏矣。且欲滅其踪跡。埋屍荒野。姦其妻。斃其幼女。併姦其大女。而轉鬻於李翰林之家。窮兇極惡。未有如黃等。

之甚者辛氏賺至河北鳴冤就擒一經推問供吐如
畫依律擬斬猶有剩辜張經弼未正典刑遽服陰殛
三尺之法不得加於夜臺有餘恨也歎家陳一德以
不知情免議小大姐應歸張氏驢二頭變價給主

強姦殺命事

歙縣倪三瀾詳元琪

審得呂敬以訪蠹肆淫窺轎夫鄭某為葉姓之奴其
妻章氏生也賤少而有姿又復單居獨處每于霜朝
露夕以雇轎為名直入其內室而逼之不意烈婦之
性湛如也拒之不得遂自縊焉據敬訴稱被媾二年
繼而自悔又云婦非良家何用強逼夫賤其人不

賤其性即使素行不可知此日之死是死則一日之
貞亦是貞而况年纔十九兒止三週非決絕於義不
復生何忍上棄良人下捐孺子而罵尸雉經并棄其
身如脫屣也遠近之人見聞嗟嘆無不欲食呂敬之
肉者尚敢逞其辯舌誣為和姦又誣葉前為冤對謬
思嫁禍移災分其罪于風馬牛不及之人乎斬抵以
慰貞魂斷斷非枉

天敗叛露事

秦瑞寰

周大望有妻誨淫有財誨盜姨侄為弟皆蕭牆中人
猶不知憂乃一旦發韓氏戴剪之奸不早為之所致

韓正明糾趙敬泉合謀以致身死屍埋設無申理之人不終寃沉夜臺哉乃昭昭不爽銀杯諸物以婦人得之亦因婦人失之誰逼弄氏令其抱賊出首正明等死無恨矣監候

活殺祖母事

錢培 張樵民 諱文光 邑宰

胡元為周國祥侄孫因出繼而改姓周氏身為白捕頑股實可淡之家即誣以賊被其害者不知幾何人矣然猶從財帛起見也迨富而思淫敗國祥之女愛貞少艾欲騙之為妾遂誣叔祖以盜毆叔祖母楊氏以夾槌而脅姑以歸強姦肆志楊氏以傷重溢死焉

茂理瀆倫百惡具備斯亦能言之禽獸無親之虎狼矣即寸磔以謝三人當不為過而法止一斬恨無可加耳速之為快

活殺女命事

趙韞退

錢科保行同狐媚性本豺狼與陳合浦雞奸成好伴食其家私通劉氏合浦既為代聘完姻自當各宜家室乃因某氏惡其分愛日加窘辱遂甘心手刃其妻傷哉曾氏以未彌月之新嬖何罪何愆立殞兇頑之手更可恨者科保取刀于某氏牀頭某氏恬不勸止且以兩可之言激其一往之氣奇冤慘變總一淫妬

之心所使也。科保故殺無罪之妻。絞抵曷辭。劉氏律以通姦。尤屬輕典。應照同謀毆人至死。雖不下手。及同行知謀不行。救阻者。律杖一百。陳合浦卧榻之側。容留匪類。淫妻悍嫖。憐然弗知。變生禍作。猶代之刺血。伸冤。并加杖治。以儆非夫。

姦殺異變事

陶康叔

湯策三茂兄盜嫂。鹿聚宣淫。八道已同於馬牛。餘肉應棄之狗彘。雖中菁之閔。侄得叔以解紛。而人延之羞。婦遇姑而增赧。戈氏既甘心於經瀆。策三宜畢命於投繯。

人命事

妖僧許喜然。倡教白蓮。愚民煽動。衛勝八方。奉之爲佛。而某氏旋謂之爲夫矣。錫飛西蜀。携來巫峽之雲。履竊東墻。攝入摩伽之席。愛河溺性。怨魄先沉。火宅焚軀。冤骸被燼。傷哉勝八。媚禿首而斷其髮。妻信符水而沒其生命。依汝門而得其火。莖果報若斯邪。廢亦可畏哉。有因姦致死之正律。無煩謀殺之深文。速決此髡。以填真獄。

案盜殺命事

盛柯亭

符持六獸行禽心。竊姦侄婦。而某氏則名門麗質也。

設當其亦挾之時。蚤以尺組謝之。摧玉顏而留冰骨。不亦薰猶不同器乎。失身塵聚。蔓草留連。比貞母抱憤投繯。淫牝亦當捫心愧死。乃纏歌室遠。又續鸞膠。姦所再獲。而自經終不免焉。噫。盛服豈足掩其羞。沐浴何能浣其穢。即持六卽甘為氏死。如母命之非辜。何斬不蔽罪。

打死弟命事

遼州刺史毛南薰南鄭人

兩鰥而姦一婦。必殺之道也。周敬三通朱廉之妻。兩約雲期。自矜奇遇。孰知披其帷。先有南八在。乎慾火與妬心。兼熾拳脚所向。而南八無生矣。一死情一死。

法天道。禍淫如敬三者。又淫報而兼殺報者也。

謀殺男命事

樓高十一。以屠伯而恣淫克。唐滔十五。以巫師而挾佳麗。情迷目送。強弱相愛。某氏已處難全之勢矣。迨成姦既久而滔十五知之。叩門驚遁。復以聲訟促其謀。瀘溪之經課方完。葛嶺之刀鋒突起。况掉髮有樓。寵十六而高十一隨扼其吭。制其命。彼咽喉顯頰。與利刃相攫。巫師雖善。祝不能生也。傷哉某氏。縱不與聞。固當為法受惡。幸首殺有父。證淫有姑。則斬絞非苛。二犯亦甘為情死耳。

四號烝弑事

王貽上

看得居軒姦殺並行神謀百出。嚟令居某之一門貞淫同盡。髦黷不留者也。向因某父弘道托孤於軒。軒遂入主家政。與寡婦某氏通姦。并及其長男之妻陳氏。有僕劉二汗。遇於姦所。令之同亂。墻茨不掃。閨中鼎沸者久矣。既而居某娶妻向氏。淫婦不容。獨潔姦夫。意在兼收。紅褲贈作縑絲。先鞭誘引後進。向氏志矢靡他。歸家一年不返。從夫義無終絕。再來數日。云亡。灼以沸湯。叢以拳棍。二汗受居軒五金之托。重以主母之同心。可憐貞婦向氏。不逾時而殞命矣。某氏

給自縊於親兒。孝者惟母言是聽。不窮詰也。及氏父聞訃而往。見屍有多傷。合之道路之口。烏得無告。告而不及居軒者。畏之也。軒本憲役。州道二詞俱弔銷。彼優為之。迨軒請集鄰族。欲與向氏棺。始有居習文者出而阻之。因告軒。悉發其奸狀。訊習文之父。即弘道祖。期功之服。義不容嘿也。歷審以來。各持一見。為之出入。卑職一審。再審。會審。獨審。及憲臺親審。得其情實。核以屍圖。命確姦真。重以倫分。擬居軒斬罪。猶恨限於法。劉二汗同軌。有以原其情。何則。若論二汗姦兩主母而殺其一。應擬凌遲。但挾之以不能不姦。

處之以不得不殺之勢者皆居軒也。斬為允協。居軒與二汗既重則二乳不得獨輕某氏沈氏以姦殺並論法也。尤可異者某氏以家事賴軒主持獻其身以酬勞令為媳者亦與之姦從者偷生拒者立死何等威福。今某氏子為母請命孝治者不忍入之以死而循法者似難予之以生。况一經失身之後向氏死於毆長子死於訟其呱呱襁褓不能生某不言母過而但言嫂姦且云哥子之子皆危斃真令石人墮淚也。此淫與殺之一案無容議矣。由是而及打點鑽營種種賊穢云云。俱耳不忍聞口不忍齒但無確據不

可懸斷惟賊交對手斷在居近樓居軒名下追還給主居軒劉二汗仍照原擬申氏改擬姦律依期親減等流罪居近樓仍杖張氏以淫之為謂大矣哉一婦犯淫滿門屠戮改流為斬不敢於法有縱若夫為母乞是在憲臺法外施仁或可寬其一綫耳

活活打死男命事

太平沈惠孺諱地吉

王良王之毆打鄭仁固人所共見特鄭仁之死實不二宗死于案內之毆而死于案外之毒不死于警家王良玉之手而死于已妻丁氏與侄鄭奇及舅丁好兒之手也。丁氏與鄭奇通姦仁知風而吊拷丁氏且有必

殺鄭奇然後甘心之語。鄭奇逃匿鄰村久而不返。其日鄭仁赴集。偶遇怨家于狹路。乃以他事結讐之王良玉也。彼此交攻。適良玉之弟良珍在。亦揮拳助毆。仁遂于當夜畢命。此仁母王氏所以有人命之控也。在良王自揣殺人抵罪。王法昭然。絕不疑其有別故。兄弟二人遂不待刑訊之加。而自分首從。甘認抵償。聽斷者至此。自不復于抵償之外。別尋枝葉矣。此丁氏與鄭奇輩。得以漏網。經年有病而莫之發也。卑職展轉是案。獨疑其被毆之後。猶能獨自歸家。歸家之後。猶能飲酒吃烟。似非狼狽太甚者。何以能死且死。

之。若是其速也。及問臨死之聲音。考屍單之顏色。聲音則滿口叫號。顏色則遍體純青。其為中毒也。何疑。因密訪鄭仁家事。始知原有中毒之言。且聞丁氏身旁別無臧獲。止有一弟名丁好兒。遂疾提到官。與眾犯隔別嚴審。給以王氏口供云。藥死鄭仁。由于丁氏。又給以丁氏口供云。毒死是實。但毒藥出于好兒之手。好兒問此。遂張惶失措。急辨曰。此事與小的無干。如何倒說是我。夫有無干。則有有干者矣。干我為倒。則有干人為順者矣。少加刑鞫。則鄭奇之畏禍生奸。與丁氏之乘機下毒。并好兒迫于至親。不得不為助。

惡之事皆和盤托出矣。復訊王氏何以舍毒死不告而告毆死則云初亦疑其中毒祇緣恨良玉之深故一以咬定不欲使他人分過耳且欲賣丁氏得金為養老計是以隱忍而不言意其無售主也訊讞及此實有鬼神指使其間非卑職片言所能折也彼三犯者亦自良心勃發皆俛首甘罪而不辭矣人命重情前後審異卑職不敢擅專理合具由連人解奪

姦抄事

嚴州嵇爾還無錫永福司理

余某一案凡經五讞或出或入迄無定招職奉駁批層層推勘則黃麗中之因姦而被毆因毆而致死其情事固較然也當其入室和姦時已昏暮母吳氏鍵諸內令余春狗以告其某從外歸逞忿力毆而麗中且俯首就縛夫使以爭山為洩怨計也豈能推而內之胡氏之室既鍵之且毆之且縛之能禁麗中之不叫號稱冤乎且也詰且并縛其婦以鳴官亦既彰明較著播揚於國中矣果春狗以挾讐之故令某指姦以圖之則當黃族聚眾而要諸路何不昌言問罪於

余乃甘心隱忍而負傷以退也。犯據供麗中與春狗爭山。今其事由春狗發難。是矣。其獨何心。肯無端自噬其妻。竟以其妻為春狗。雪誓之藉哉。是麗中之越七日而死也。謂死於毆。則可。謂非因姦而致毆。則不可。獨可議者。姦夫既獲於姦所。則宜并姦婦而駢刑之。此烈丈夫事也。乃計不出此。麗中已就拘執。則豈復登時殺死。可勿問者。顧不執送之官。而擅殺之。致命乎。在某曉曉置辯。謂會縛麗中赴縣。而中道失之也。謂其父即日以姦抄控縣。亦明知麗中身負重傷。已預白其子非無故而毆也。然檢出口傷。累累非死

於官府之桁楊。而死於私家之毒手。非死於姦婦同時並殺。而死於拘執之後。留姦婦而毆殺姦夫。則麗中雖有自殺之由。而余其難。這擅殺之律。按律徒。庶無枉縱。春狗雖係同謀。實非其毆。合議減等坐杖。再查事經屢赦。各犯應照例開釋。其黃麗中久暴之骸。復經檢驗。或量斷其出銀六兩。給金鑲領埋結案。是又在憲臺之仁。行於法也。

急救男命事

浙江張慧。嶺西人。

姦夫之死於淫者。難更僕數。類皆自作之孽。誰其惜之。獨何某之死。令讞者有遺恨焉。何某為世宦苗裔。

詎肯以色事人。祇以陶其多方。哄誘且令繼室麻氏。以叔事之。何某睚於情而迷於色。遂致失身。乃某既以艾妻為餌。又吝不使吞。致兩相愛慕。而形於筆札。亦其不得不然之勢也。某疑忿填胸。置毒於餅。令食者越三日而殞命。何其律於待已。而刻於繩人也。傷證既確。律抵何辭。

姦情六 殺姦類

自首殺姦事

文太青

張守祿私通侯節之妻楊氏。一乘其夫之遠。出一乘其妻之他往。私申中葦之好。敢為同夢之甘。不虞侯節之夜歸也。小家門扉一推而入。兩人猶在睡鄉也。侯節怒氣填胸。授楸而撻之。登時畢命。保正隣佑之目睹可據。及委官就屍所而驗之。下體裸赤。不挂一絲禽獸之行。死有餘憾。侯節編氓而有不可辱之氣。本縣錫紉。迎示境內。以寒淫奔之膽。

稟執事

王望如

審得藍寅同妻某氏之殺林邁環也。不起于暮夜之姦淫。而起于操刀之欲割。使某氏聚磨情。為終始不露一言。則藍寅先觸其兇鋒。已久為釜魚。案肉矣。邁環因姦而起。殺人之心。人未殺而已。先為人殺矣。自

作之孽人乎何尤但藍寅夫婦知寅夜打死之條不
諱移屍他所之律薄杖不枉林邁植不思姦殺情真
輒敢借命誣控並杖何辭若某氏者照律應發官賣
但念後此悔心之萌益信前此強從之實始而包羞
失節繼而仗義殺讐可謂淫而俠者矣應令續膠無
煩分鏡

霸賣拐逃等事

趙五絃

審得鄭加禎一案該縣初招引夜無故入人家已就
拘執而擅殺至死之律歷審皆照原擬矣仰遵憲批
復取律文反復斟酌誠有未脗合者焉夫夜入人家

以之為姦安知其非和也以之為盜安知其非竊也
和姦竊盜罪不應死而何以打死勿論蓋以其為登
時爾倉皇急遽之頃慮其手有兇器外有黨援稍一
遲之則禍必及已若其既就拘執即無擅殺之條矣
查律妻妾與人通姦本夫于姦所親獲姦夫姦婦登
時殺死者勿論蓋姦夫姦婦本夫殺之實為應死之
人該縣不引此律者以係姦拐之後捕捉而來非姦
所非登時也姦為隱情然殺之必于姦所不則恐其
圖賴本夫之殺為義憤然殺之必于登時不則恐有
別嫌造律之意微矣哉今則姦夫姦婦拐逃被捉雖

非姦所猶姦所也。先以拐逃遠去，莫能踪跡。忽然見面，怒氣激中，雖非登時實登時也。相應引用捕一條內應死，擅殺之律，庶情與罪兩得其平矣。

解審事

審得劉華之殺羅八所持者，非姦即盜之說。初讞者寬之，亦狃于無故夜入人家登時殺死之律。但律之本意全在無故登時四字，蓋無故而來，恐為奸人刺客少一緩縱，則禍反及已。故登時殺死可勿論也。今羅八鱗傷遍體，非猝然殺死者矣。兩人相格不應如許多傷，既已多傷不應復加細縛，宜憲臺疑之駭之。

而欲嚴究之也。仰遵細鞫以為盜則無賊無夥萬難懸坐，以為圖財則圖財害命者其設謀必陰，其行事必疾，必不相格鬪而至于鱗傷也。揣其情理，閱其前後口供，其為姦無可疑者。蓋非捕于姦所，何以赤身被戮？非赤身被戮，何以體有傷孔而衣無鎗痕？况中夜有賊，丈夫格捕為之妻者，縱不赴援，亦當喊救。而華妻某氏反從籬笆潛遁，情已顯然。據馮可會供羅八孟浪無妻，又常嬉戲華家，每聞炒鬧則羅八平口之日挑劉榮之啣恨，非一朝一夕可知。已因姦婦既逃不忍重殺，又欲借盜以掩姦名，故垂斃之餘又復

旁雖以
為婢如
當尚者
未必不
以為西
施從來
鍾情不
事多不
可解者
姦獄徒
不得徒
泥安貌

加衣細縛此誦計也。但某氏姿貌頗陋而又堅不認姦。鍛鍊成之。不惟不足服其心。且詳玩律文。夜入人家。條內不言是盜。是姦者。蓋夜入人家。業有取死之道。必與辨盜。辨姦。恐奸人。嚙口不惟竊人貲財。又且玷人名節。故畧之也。羅八之踪跡難名。而劉榮之所犯已確。應用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之律。庶輕重得平。而情罪允孚矣。

打死子命事

審得黃運興。掠人妻婢。欲售平康。誠無良之尤者也。盛奎光。因妻失節。不願領回。蓋猶有烈性存焉。後值

運興與族相詬。而奎光適與兄弟子。往掃墓而歸。其族訐揚前醜。陽以暴運興之姦。陰以激奎光之怒。爾爾時有不填。曾噴目者。非夫矣。故奎光等皆抱公忿。眾攢毆之。當場毆命。奎光雖犯共毆之條。而運興實有可死之道。初讞擬絞。論法也。恤審改配。原情也。况恩例可援。而與父國瑜。又恨子不肖。遞詞攔息。相應與盛運亨等。并照原擬。

地方人命事

殺人者慎。無赦。其以烈丈夫殺人者。則非殺也。慮獄者之所慎也。謝武之殺戴高。緣高聽其妻王氏有日。

符秋之
吉左史

寶台新書卷十一

本千

隣里居人皆知之未知者持武耳或謂高與王無通
姦事查某月某日高自上午入謝門延及下午不去
適武還家高始從後門逸隣里居人又盡見之武始
覺遂逐高於中途揪而踢之傷其腎旋含高返臥室
見王氏尚在整衣武怒皆欲毆之立斃毒手哉猶
丈夫也雖曰殺非姦所律有故殺之條然與其苛而
入之母寧矜而出之用振頰風未為不可

姦殺男命事

南昌司理趙南金諱萊陽人

韓其一與郭汝厚爭姦歎場構寤衽席埋戈必圖殲
之以自快在其一固為情死而周五吉何為者偷寒

送暖之無緣設械藏機之偏毒誘賺郭汝厚於塘林
伏弩先張擗鑽役擊至沉屍伴石雖其一之行兇而
白帽前驅蘇繩其縛五吉同謀且加功矣况又剝衣
攫取其遺金乎死情者既伏斷脰之毒死利者應擲
投纆之辟

姦情七 雜姦類

謀殺事

趙我唯

石得陰陽位以十五妓童黃田悅其色而求與為好
觀其導欵曲於謝紅候機緣於觀劇似非僮父狂且
躁率無術者比即使前魚驚餌何至焚鶴碎琴况位

果流水無情。謂當過門不入耳。乃寂寂書齋。雙雙入幕。月檻春陰。夜方丙矣。而忽作正襟之拒。以惱襄王。當非情理之所有也。且同出不歸。紅已可疑。撈屍而起。驗已非溺。位母不於此時根究。而輕於深瘞。乃毗越經年。方修怨於夙訟之陰明。翼且有財買黃田。謀殺之控。此其可疑者一也。雞人始唱。行者漸稠。鼻屍出城見之者。何止一會。天壽迨事久而壽并游移其口矣。此其可疑者二也。痛毆之時。紅宿餽所而不一救。援此其可疑者三也。撈屍之際。衣在何處。而不一致辯。此其可疑者四也。然則腹不脹。浦甲無泥。砂壘

墨麟傷胡為乎池中。則明翼情書粘傘之計。與其母文會不歸之供。更逗一疑緒矣。竊恐少年場不無如田輩者。為之陰搆於其間。此前院應蚤有夙夜多露之駭也。是獄也。終屬疑團。要非鐵案。夫讞獄者。每於死中求生。未有於矜疑可釋之人。而反予以死法者。今蒙施祝網之仁。正合赦款改戍之例。

人命事

周樸園

審得傳東之自刎。蓋自貽伊戚耳。東與王二有龍陽之好。其後來者則吳慶也。新之間舊亦人情乎。東之欲殺欲割。已非一日。某月日夜。賺慶至家。誣其寫信。

迷良二
字妙絕
今之好
龍陽者
不問美
惡良節
逐之由
此類推
則犬與
蒼蠅皆
情種也

芥子園

芥子園

甫擲管而秤鎚石塊交加頭額破裂血湧聲地東懼
罪情逼遂作短計孰意死者得救復生而生者死此
鞠之地隣之口甚真甚確者也及捕二至則巍然丈
夫矣龍陽君如此長大不知逐臭者何所取而睚之
且皆甘為情死也發難雖不在場致死實由此孽暈
斷功果銀三兩追給屍親以為寡廉鮮耻者戒

妖亂橫殺事

秦瑞寰

沈一郎以少艾行童為淫僧洪雪所屬意兩當沉溺
之後求歡不遂詈毆相加淫色之戒雪已自犯而一
郎鼓刀刺腹初非其意橫逆之來此際有難順受耳

過失殺傷情可矜也

評姦類

姦殺女命事

陳卧子

審得胡廷象之女配施洪六為妻原詞所稱替儒無
為者也廷象非同曹公之愛才而洪六適肖丁掾之
眇目是亦女之不幸乎比廷象往來于洪六家而洪
六同居之弟施孝五與廷象屢成睚眦是釁端亦疑
端矣崇禎元年何氏產亾其去廷象之居僅四十里
竟不一訃聞死于三月二十五而報于四月初六其
報者又非吳姓乃親隣之陶時裕也以致殮不及德

芥子園

芥子園

芥子園

屍墓不及撫棺姦殺之詞洪六實授之以口况又有
夙昔之嫌怨哉但孝五果真盜嫂也則有洪六在矣
今鸞鏡雖孤鴿原自篤夫不為其妻飲恨而父讒為
其女誣淫敗倫傷化俗之偷也斯為甚矣原情量科
翁皆均罪

逼姦寡媳事

顏孝敘

審得何大時之與何仁安初以戶役起爭繼因魚塘
角口時周氏曲護其子而又欲求勝其詞遂甘不有
其躬控仁安以強姦夫淫以色動未聞苟藥可贖於
鷄皮而彤管肯貽於鶴髮也今氏年踰知命仁安亦
將耳順矣已覺眊眼眩暈不堪窺穴豈在籠鐘魚骨
尚可踰墻縱感悅不愁乎屢吠詎求歡不避其子孫
言之醜也不可道也大時以弱冠之年而居然抱告
是母之強姦不必問而已之不孝幾莫可逃矣

強姦滅倫事

審得夏良俊無以為家見撫於夏文炳而以羅氏配
之則炳亦為有恩者矣事無大小自應稟命雖區區
三斗穀不問而自取長此安窮也炳加呵斥亦田峻
作家之常俊即誣其子以強姦真背恩而不知法者
杖之猶為寬典第俊實炳侄而氏乃炳婢以婢配侄

是。在。可。為。奴。而。婢。堪。充。媳。其。顛。倒。於。良。賤。之。間。較。後。罪。為。又。浮。矣。亦。懲。以。杖。俾。知。法。不。可。以。情。奪。耳。

勢奪大冤事

唐倫之於唐國祥財力相幫祥固未可僕視倫也倫妻鄒氏縱為國祥所配然既已配倫又未可仍以婢視氏也執役雖同下賤非所論于同姓之間何國祥之不知大體槩以奴婢畜之致倫有不平之鳴也及當對簿見倫乃殘疾之人問氏果否願從其夫氏則誓同借老其冰霜之操凜不可犯若國祥果與姦宿其情自密氏亦何有于倫而甘心隨之亦何忍于國祥而甘心証之其言伴宿國祥者恐厥夫以此坐誣故不潔其躬氏故有智亦奚逃本縣之燭其微也非杖國祥不足以釋倫氏夫嬖之忿

汚喚黑冤事

浙江學憲張蔘匪諱安茂

余祖舜以失館之故讐其舊主湯仁三仁三年逾四十望一子之奇其衫不營鵲之欲黑烏之欲白移山倒海而不可得其擇師而教也固宜何物祖舜自號婺州名士撰寫紅梅記一段粘貼通衢汚其處女嘲及新館之郭生員揣其胸中墨水亦止有紅梅數劇耳試以他藝殊覺茫然欲塗他人以花面而不知公

庭窘辱已而之更花于人也。犁舌地獄之設正爲此人痛責柳示外仍杖之以砥頽俗。

通姦事

竹淇園諱綠漪涇陽人

審得了圓乃僧而悟真乃尼也。了圓之寺與悟真之菴接武。適因盆蓮盛開了圓手折一枝授悟真曰作清淨供夫男女授受不親禮也。豈僧尼授受獨不妨乎。此隣媼高氏從旁私瞞以通姦首也。及召諸尼僧合質則云是兩人者本中表鴈行。故時一接語實無他也。然始以語接繼以手接恐浸淫不止勢將無所不接矣。清淨法壇豈應有此曖昧之事。但審高氏之

控則因貸米不獲與悟真有夙恨焉。故以空載月明者爲僧敲月下之控耳。了圓迹涉瓜李一杖示懲高氏應杖而不杖惜其貧耳非直之也。

勅斬淫豪事

揚州二守翁維魚諱應兆遼東人

秦好爵以幼子如保質於盧君瑞家。如保窺主人不見竊米數升潛歸以遺父母其迹雖類狗偷若原其心是亦前人懷橘之遺意也。君瑞若敦古道當付之不見不聞可耳。胡亦潛尾而踪跡之。因好爵他出晚與其妻程氏爭閱此事之曲在君瑞也。奈何忽有好事之庄頭見事風生唆好爵以強姦控以理之本直。

者而故爲曲之是真不可解其研審再三姦情絕無
影响卽詢之好爵好爵亦云事屬傳聞乃庄頭則滿
口稱姦證之甚力夫姦情何事庄頭何人若是乎見
之真而知之確耶其爲主唆構難挾讐妄證無疑矣
不杖何以儆刁好爵愚農姑開一面

急救女命事

淳安張梅菴諱一魁
邑宰

審得王頌娶宋邦壽之女爲妻後買程氏爲妾緣衣
黃裏情實有偏自是譁然於室矣勢既不能兩全理
則有其一定衆令留妻去妾王頌雖迫於清議之難
逃強爲割絕然心愈忿而怨愈深滿腔憤懣安得不
於宋氏洩之終風且暴有不止於譁浪笑傲者矣邦
壽不忍其女之受凌因速之訟據云指姦毒殺詢之
實無其事夫中冓之語壻不言而翁言之是自污也
姑各貫之使親者無失其爲親耳

宋邦壽
王頌

